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八回 任俠懲貪寬縲紲 引魔入火識奸邪

五言古風詩曰：但聞不平鳴，奮志拔刀助。誠哉使者行，非欲邀聲譽。  
遣奴遞嚴詞，飛身入公署。插刀置床沿，能使貪官懼。  
恬然出囹圄，酬情有以具。乃忽易奸謀，□沙反狼顧。  
孰知骨肉親，頓被他人污。所得不償失，相報亦何趣。

卻說那陸姓聽說，連忙答應幾個是字，回了一聲，即刻走了。陸氏慇懃勸酒，那潘秀才要問瑤華如何辦法，瑤華道：「此非居士所知，只是明日事成就是了。」只見止岩又來勸杯，瑤華吃這酒，覺得比前更好，但恐易醉，遂告終止。各人飯罷，就回船去了。見阿新已去幹辦，約四鼓光景才回，悄悄向瑤華道：「婢子先去典中，取了二千兩的號票，打聽那官的衙署，隨後從衙飛入，見上房俱已宿靜，房間燈火都還明亮，逐房敲開窗紙偷看，見有一房內有雙男鞋，想必是這瘟官在內，遂閃入房中，掀開帳幃，果是一男一女同寢。桌上還放著一頂烏紗帽，袍帶都在衣架上，諒是無誤。當將二千兩的號票同那張帖子放在床沿，將那口腰刀就連票連帖一齊插住，那兩人並未醒覺，婢子就回來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只此已可嚇破這瘟官的膽了。」遂各安寢，不題。

再說這縣官實是貪婪無厭，遇事生風，只圖收拾富家，陸家之事，實出有意。這晚睡了，將及天明，一覺醒轉，只見床沿上一把雪亮的腰刀，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披衣坐起，見刀尖插著兩張紙，要將刀拔起，已入木寸餘，用力才拔出。只見那紙上寫著：「陸氏老民，家本寒素，爾誤聽人言，意欲詐其銀五千兩，囑盜扳供，遂收監禁。其人老而多病，且係良善，從未受此驚恐，一旦遭此無辜，必致傷身。且其子情切，因不能如數饋遺，願甘身代，爾又不從，若不及早放出，父子兩命均不能保。我偶然聞知，知其只措辦兩千兩之數，代其掣有銀票，爾即將陸姓氏老民先行放出，然後持票取銀，可無恐也。倘利令智昏，猶為不足，明日上午不見放人出禁，我將先決汝首，以快人心。爾其慎之。」底下一張就是二千兩頭合同銀票。那賊官也嚇得心頭打戰，連忙起身，星飛的令人將陸姓放出監獄。這陸老一徑回家，父子見了，相對而哭。那陸老問兒子，如何做了手腳，才能放出？那小陸把夜間的事說個明白，那陸老連忙到女婿家來，令女兒請這位女菩薩上岸來。陸氏仍煩止岩下船，請了瑤華到裡間。陸老一見，伏地便拜，瑤華亦即回禮，道：「恭喜無事了。」那老陸感恩不盡。不多一會，那小陸帶了兩千銀子，送還瑤華，又來叩謝。仍收拾一席極盛的酒筵，令妹子、止岩陪飲，那老陸父子停了一回，就各回家。只有這潘秀才不見了，也是無面見江東之意。瑤華請止岩到船，喚了江允長同阿新上來，交兩千銀子交與允長，歸還典鋪。阿新隨著伺候。止岩同陸氏把酒席端正好了，代父把盞。止岩把瑤華看得如同佛爺一般，連正眼也不敢視。瑤華談笑自若，開懷暢飲。不想忘記了這酒的力量，一杯一杯飲個不止，不覺過飲了，撐持不定，就在陸氏床上睡倒。止岩、陸氏還在等候，阿新只坐在床邊候醒，那曉得酒力沉重，竟不能醒轉。

不一回，小陸走來，與妹子商量，作何酬謝瑤華。陸氏也沒主意，倒是止岩道：「我看這姑姑不像個出家的。」小陸道：「既不出家，為什麼在外閒遊？」止岩道：「你們不省得，我在一路上，看她們手下的舉動有禮，這姑姑行止大是不凡。我和她同鋪睡時，偶然著她身上，其滑如脂，必是大富貴人家出來的樣子，卻不識得她的就裡。」小陸問道：「她手下有多少人？」止岩道：「有三對夫妻，一個丫頭。在杭州臨開船時，聞得瘟疫，她還著人合藥施達，又施捨棺木。只消一封信去，便可齊備。這還不止這些人跟她著哩。」小陸道：「師父說得一點不錯。就是昨日的兩千銀子，想來也是她代墊的。」止岩道：「我還聽見她吩咐來人歸鋪。」小陸道：「你想一個女道士，那個當舖就肯借二千銀子與她？」大家都說一些也不差。

止岩一想，忽然笑道：「我有一分禮在這裡了。」小陸急問道：「怎麼辦法？」那止岩道：「不用多，你交一百兩銀子把我，我還要送她到蘇州一個地方，把這兩個送了她，比一萬兩銀子還不止。」小陸道：「一百兩銀子有限，你要把這個緣故說與我知道實在好不好？」止岩道：「我想富貴人你送她銀子真不歡喜，送得少，不在眼裡，送得多，你又沒力量。她這樣年輕，就出來游道，內中自然有個緣故，看來我們是打聽不出的，只好揣摩她的心事。既不是真出家，想男女這件事必然少不來。你看她手下的，倒是三對夫妻，雙雙對對，她這主兒反居孤另，即有分惠的事，也各不暢意。我想在蘇州物色兩個女人，都是二形子，遇男即女，遇女即男。一個是尼僧，卻沒有落髮，與我最相好。一個是媒婆。兩個都有八九分人才，年紀也都在三十以內。那媒婆更有臂力，她若各處游道，這個人也用得著的。你將這一百銀子我去分把她兩個，置辦衣裝，把這位的行徑告訴了她們，誰不肯隨她。只要陸舅舅寫一封信與我，我只算薦兩個人與她，等我與她分手後，叫她們兩個將你這片情意說知與她，豈非比一萬銀子還好。」小陸同陸氏聽了，也贊她妙計。就照這樣行去就是。只聽見裡間房內聲響，想必醒了。小陸即回身到家，辦這一百兩頭去了。止岩同陸氏俱進房來，見瑤華起身，阿新在旁打扇。陸氏道：「頭髮都鬢鬆了，請整一整妝。」瑤華還覺得昏昏沉沉的，見她們進來，才起身道：「貪杯了，見笑得很。」止岩道：「酒力本大，我們也覺得醺醺未醒。」陸氏道：「姑媽你去取茶，我替姑姑刷鬢。」

止岩連忙就去泡茶。陸氏要看瑤華的肌膚，故意替她扯好背衣服，手臂擦著皮膚，真個其滑如油，抑且白膩。又與她刷鬢，道：「姑姑可要加些粉？」瑤華道：「從未搽過粉。」陸氏不信，將指在她臉上抹著，並無一些兒黏指，心中以為詫異。止岩送茶來吃了，隨與阿新回船。那秀才只在房口候著，一見下船，他就回到裡首，問起情由，他這兩個一五一十都說個細底。這潘秀才別事不能，以酒算人倒是長技，聽見她兩個說，她身上如何滑膩，一發動了乘醉圖奸的念頭。假意說瑤華的妙處：「你們也該做個東道，地主就算阿姐的也好。」止岩還道這個兄弟好替他裝體面，那曉得他是不懷好意。說過了，就促止岩去道意款留。瑤華被止岩央及得可憐，只得允下。復了回來，這潘秀才喜得手舞足蹈，暗想：必得與老婆商妥才行得去。這晚盡力奉承了一次，同她商議此事，先不允，以後百般哀求，方才首肯。

第二日一早，起來備辦菜蔬，端正好酒，以待饗中捉鰲。不一會，止岩下船來請，瑤華即欲裝束上岸，阿新在旁將止岩支出外艙去，悄悄對瑤華道：「婢子看這尼僧滿臉邪氣，必不懷好意，公主不去也罷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知覺，若我不去，反道我怯。我帶著你去，看她有甚法兒？」阿新道：「雖然不妨，何苦把這些人捉弄。」瑤華道：「何礙。」遂一同到潘家來，那秀才早已躲在一邊，陸氏接著，恭恭敬敬的款待，止岩從旁幫襯，阿新頃刻不離，瑤華依然如昨日開懷暢飲。三杯之後，瑤華漸覺酒力不勝，阿新冷眼看的明白，是兩把酒壺，陸氏同止岩皆是另斟一壺，趁著陸氏上菜酬應之時，悄悄把酒壺拿下，將酒調換，陸氏同止岩一心向著瑤華，並不知道。菜上數碗，而瑤華假裝做醉，就桌倚著打盹。阿新在旁拉著瑤華，道：「這樣不自在，仍在房中躺一回好。」瑤華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到房中坐下，令阿新四下巡查，只見潘才躲在內房，聽得要查，吱的一聲，從小門內溜出去了。阿新即忙趕上，指著潘秀才道：「你好大膽，虧你走的快，不然休想存活。」潘秀才只顧前奔，那裡還敢回頭。抄出後門，躲到別處去了。不題。瑤華在房暫坐。

再說陸氏與止岩道是瑤華真醉，必定著了道兒，遂對止岩道：「他們正好取樂，我們只好多吃一杯，算取樂了。」止岩用手指著裡面悄悄的道：「有她的丫頭守著，恐怕不能成事。」陸氏道：「咳，姑母，你的這個兄弟，於此道好諳練，便有丫頭，他就一總收羅，有什麼要緊，我們只管暢飲。」止岩聽了，也道：「弟媳自然知他手段，故不懷疑。」兩人一口一杯的吃著，那知被阿新換轉的了，每人七八杯入肚，一般也軟做一堆，不能動彈。再說止岩幼時甚不耐靜，出家後常到家中與從前的相好的來往，自潘秀才娶妻以來，不好露此醜態，然又不能絕情，暗與相好的商酌，將弟媳拖下水去，自不好梗阻矣。因而謀畫定了，趁潘秀才他出，遂依計行之。陸氏究竟水性楊花，不能自持，因此打成一路。這日，那相好探聽止岩到家，見潘秀才走出，悄然突入，見都醉倒，遂將前後門閉上，抱到空間內，挨次行奸，奸畢悄然竟去。

潘秀才打了一個圈子回來，見乃妻、阿姐都不在坐，尋到空間內一看，甚不雅相，究其所以，兩人醒過來，忙把話來掩飾去

了。誰知瑤華與阿新都卻明白，忽然走出房來，潘秀才仍然躲過，止岩、陸氏兩個勉強應酬了一回，瑤華辭謝回船，止岩跟著下來，見小陸先在船上，與江允長講話，見瑤華下船，謝了一聲就去了。江允長來稟說：「陸姓來相懇說，這位師父仍要趁船上蘇州，行李也來了。」瑤華笑道：「也使得。」遂即開船。止岩想瑤華必須知道，只拿話來分說，瑤華與阿新相視而笑。止岩又夾雜著道：「蘇州景致極多，地方寬闊，非離了本地人沒處遊玩，所以法弟特來奉陪。」瑤華道：「足見師父周到。」

這潘秀才所住的鎮市，名叫陸墓，相離蘇州城只有三十里，遇著順風頃刻便到。船抵了岸，瑤華令陳玉上岸租賃下處。止岩忙道：「不必另賃，我有個熟識的庵堂，地方潔靜，也無閒人纏繞，正合姑姑的意思。」瑤華便令陳玉隨同止岩上去，認明瞭路徑，好來發行李。陳玉與止岩去不多時，已見陳玉回來，發了行李上去，瑤華同這幾個女人步行隨著，約有兩里多路就到了。見山門上嵌著橫匾，上寫「鬆翠庵」三個大字，果真居址幽深。見止岩領了五六個本庵的尼僧相接，瑤華聽她們語言聲口輕清軟滑，一如嬌鳥爭鳴，不覺十分羨慕。眾尼道：「我們師兄說姑姑是愛清靜修潔的，我們大殿後，左邊有一進樓房，上下十間，還有廂房側屋，是別居一院，再無人來混雜的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也很好，就煩師父們領去認認。」眾尼齊隨至樓下，瑤華見中堂掛著一個匾，上寫「靜修堂」，兩邊牆上都掛著名人字畫，十分幽雅。房間又深邃修潔，兩邊側廂各有四間，一切動用器皿俱全，儼同在藝圃大樓下一般，真稱心懷。已見眾僕婦在那裡安頓行李，仍令止岩住在一處。

不多一會，只見一隊尼姑都穿了大衣來拜，瑤華即時邀進，大家見了禮，才各坐下。共是五個尼僧，一個年紀最老的，約有五十餘歲，其次的將有四十，再下手兩個俱止二十餘歲，另一個僅有八九歲。遂即問道：「請教各位的法號？」止岩道：「我來代宣一遍。」指著最老的道：「這位法號叫做能靜，第二位就叫做能修。」瑤華聽了似乎很熟，止岩道：「這兩個弟兄。」又指二十多歲的兩個道：「上首的叫證緣，下首的叫證善，都是能靜的徒弟。年紀最輕的一位，她叫不梁，又是證善的徒弟，現年是她當家。」瑤華道：「怎麼倒是小一輩的當家？」能修道：「法弟們都是輪著當家，故不論輩分。」能修問瑤華道：「姑姑貴處是那裡？」瑤華道：「是河南。」能修道：「是那一府？」瑤華道：「是歸德管的。」能修道：「想必是鄉居了。」能靜道：「在那一鄉？」瑤華道：「是在西鄉。」能修道：「西鄉不是將近亳州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正是。能修師父你如此熟識，莫非到過敝地麼？」能修道：「貴省未經到過，惟切近貴省的亳州常常來往。」瑤華一邊答應，一邊心上想著：這個尼僧，我在那裡見過來？一時卻摸想不著。到是那能靜又對瑤華道：「因有個家兄，在亳州切近的再生庵裡出家，故舍弟常雲游到彼。」瑤華恍然大悟，是幼時見過的。

看官要曉得，凡人四五歲上的事，皆不有記憶，就有些影響，亦再不能清楚。這瑤華曾隨著無礙子打坐，得有靜養的功夫，莫說四五歲上，就是前生的事都能追想。故一提即醒。瑤華得了這一句，便道：「這再生庵卻也知道，我記的那年聽得遭了回祿，這位住持也就隨火化了，可是有的？」那能靜、能修兩個齊聲道：「就是家兄了。」又各垂淚。能修又道：「姑姑在那個寶刹裡出家？」瑤華道：「也歷了好幾處。」能修道：「離福王爺的王莊相近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卻不甚遠。」能修道：「福王府裡有位韓夫人，法弟也曾會面過來，又承他送些東西與我，還有一個玉戒指，這不，還戴在指上。如今還好麼？」瑤華道：「聞已下世了。」能修道：「這位夫人的年紀還輕呢，還有一位郡主，想來也下嫁了？」瑤華道：「聞已招了郡馬了。」能修道：「我還記得，尤家鎮上的永寧庵裡，有個能緣師陪著韓夫人來再生庵裡，請那位帶發修行的師父。這靜緣師仍舊在永寧庵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也聞得她為了什麼一柱事，被衛輝府裡拿去，不知怎樣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十一二歲的一個小尼姑來問能修道：「酒菜都有了，設在那裡？」能修道：「你就叫佛婆送到這裡來，另外一桌送在東邊廂房內。」瑤華見這小尼姑眼眉纖細，衣衫光潔，未言先笑，有一種旖人歡喜之態，甚覺有趣，忙把她招了過來，問她年歲，日常可學功課，名叫什麼？止岩道：「她叫阿小，還沒有法名，就是能修的徒弟。」阿小也回答了幾句，聲如笙簧，十分可愛，覺得自己聲音甚是粗俗。一會兒，道婆送到酒餚，遂各起身擺設停妥。眾尼請瑤華首會，止岩二坐，其餘皆本庵，就挨次坐定，各各舉杯請飲。瑤華忽記憶能修是戒酒的，怎麼今日又開戒了？心中不無暗笑。能靜道：「寡酒悶飲似覺無味，我們何不請姑姑行個令，快飲一杯何如？」止岩道：「姑姑卻是好量，可送一個大杯做令酒。」瑤華自幼在規矩中長大，從未有席間行令哄飲之時，故還不懂，據實回復。止岩是老在行，瑤華細細盤問，止岩道：「姑姑件色精明，這不過是頑耍的事，有甚難懂，說來便明。」眾尼姑道：「既然姑姑謙遜，師兄你先起一令，俟你令完，再請姑姑施行就容易了。」遂令阿小斟上令杯，送在止岩面前，止岩未便推托，只得照位告了不是，舉起杯來，將令酒飲乾了，遂道：「姑姑是極文雅的，我們也要想個文雅的令才好。」又道：「有了，我要請教一個字，總要說得在行，這就是酒面了；乾了酒，還要說一句酒底，不論『四書』『五經』，詩詞歌賦，史鑒經典，與眼前人身上有點照應才算。我先說一個水字。」把酒乾了。酒底說：「水到渠成。」又道：「不論次敘，有卷先交。」能修道：「我說一個『吾』字。」把酒乾了，酒底是「吾三日省吾身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說一個字，不知是不是？說個『同』字。」把酒乾了說：「同心之言。」證緣道：「我有個『道』字。」把酒乾了，說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不染道：「我說一個『圭』字。」把酒乾了，說：「如圭如璋。」證善道：「我說一『重』字。」乾了酒，道：「重重疊疊上瑤台。」能靜道：「我說一個『魚』字。」酒乾了，說：「如魚得水。」止岩道：「都說完了麼？我要開拆了。我是要說得在行，在行者，所說這個字，要放在行字之內，又成一個字。所以我說『水』字，行字內加三點水，是個衍字。酒底說水到渠成。姑姑到此有水到渠成之妙。我的意思如此，請各位自解，能照我者，免敬，否則有酒杯分，都要請判了才吃。」能修道：「我這『吾』字，卻可以放入，但酒底沒甚關會。」止岩道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，正是我們的行徑，可以免敬。」瑤華道：「這個『同』字，也有也可以關會。」止岩道：「姑姑說得很好。」證緣道：「阿呀！我說錯了，該罰。」不染道：「我的『圭』字，雖有不知，可有關會？」請老師父判斷。」止岩道：「如圭如璋，恭敬待客之禮，也有關會。」能靜道：「這樣說，我可以免罰了。」止岩道：「到底是老腳色，這七個字你的說得第一，公敬一杯掛紅酒。證緣師實在該罰，你不拘請那位判杯公證。」靜緣道：「如此，就請老師父判。」止岩道：「不敢多敬，請用三杯，彌滿十分，每杯酒乾了，隨你的意，說笑話也好，唱曲子也好，做詩也好，有別人不能的事，做一件也好。」證緣笑道：「偏偏撞著我都不會怎麼處？」止岩道：「可以買得的。」證緣道：「也罷，我買能修師叔唱個曲子罷。」能修道：「要我唱曲子，你須要添飲一大杯，我才肯賣。」能靜道：「罷了，讓他吃一小杯罷。」能修道：「既然師兄說了，就是這樣。」止岩道：「如此，你要連乾兩杯。」證緣遵令，吃了兩杯，已見阿小將笙簫鼓板都拿出來，一人交一樣，個個都能。瑤華道：「阿小，你可會唱？」止岩道：「她師徒兩個的曲子算最好。」瑤華道：「若我有了曲子，我買你來唱。」阿小首應。一會兒，竹肉同音，真是驪珠一串，把瑤華聽得如醉如癡。不一會唱完，大家稱贊，能修道：「老臉皮，先丟丑了。」證緣吃了第二杯，又央及止岩說笑話，止岩應了。也加一小杯酒乾了。止岩道：「河灘上每多團魚、鱧魚之窟，團魚因身子狼狽，懶於山洞遊行，那鱧魚身子靈便，七曲八曲，鑽來鑽去，一刻不停，偶然見團魚定定的在洞裡，鱧魚道：你整天的在洞裡，倒虧你不悶？團魚道：我不是白白的定在這裡悶著，我在這裡靜靜的修修。那鱧魚道：「你卻會靜修？」團魚道：「我才叫做能靜能修。」大家聽了哄堂的笑起來。能靜道：「好呀，師兄竟把我們弟兄兩個，編笑話兒取樂，且敬你一杯。」止岩道：「若不是這樣說，那裡來的笑。」能修道：「你快些乾了，我還要罰你一杯。」止岩道：「一之已甚，豈可再乎？」大家道：「一杯也罷了。」止岩只得接酒飲乾。證緣也乾了第三杯，道：「再買那一位呢？」止岩道：「我指引你一個地方去買？」證緣道：「是那位？」止岩道：「姑姑尚好的詩才，你去買她的。」證緣真個向瑤華去買，瑤華對止岩道：「你買人的笑話，討罰了一杯，如今又飛到我身上來了。」眾尼道：「正要請教大才。借著酒的情景，更比特特的做詩來得有趣，姑姑應了她罷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們各位說得出這詩中滋味，想來都是精明的，我卻不敢動。」眾尼道：「不瞞姑姑說，我們都是俗物，那裡會這個雅事。姑姑竟請不必過嫌。」瑤華道：「我也是亂謔，各位不要見笑。」止岩對證緣道：「你請教姑姑要加幾杯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這詩很不值什麼，不敢多敬，也請用一小杯罷。」證緣遵命，斟上一小杯，飲乾。阿小早把筆硯紙張放在面前，瑤華提筆伸紙，一揮而就，大家看是：

美麗西湖比西子，又將西子比吳娘。若教著個西湖裡，占盡人間眾妙場。